

〔優選獎〕

肩的虛構與紀實

黃信恩

肩是人體最像小說的部位，有著興盛或衰壞的敘事，虛構與紀實都在這裡發生。

小時候，因為父親工作關係，我們舉家搬遷左營。麵館、餃子館、茶樓、機車上……，在左營，偶爾就見軍服穿著、肩章閃亮的軍官，特別是用餐時間，幾位軍官圍一桌，格外醒目。一槓、二槓、三槓、梅花、星，階級在街道與巷口流動著，也在牆垣與衣架上晾曬著。就連附近的海軍總醫院或稍遠的榮總，初診單上也有個位階欄，要人記下肩上的繁華盛世。

那是一雙雙肩膀，歷經踏步與答數，和時月磨合的榮光。

「長官好！」小吃店老闆，見了肩章，自然一聲好。

走過洗衣店，店員忙著熨燙軍服，理出摺線，然後一件件懸掛騎樓上方——白的、黑的、

藍的、土黃的，直挺挺，沒有贅肉只有骨架，空氣都威風起來。

左營，一個多麼有「肩膀」的地方啊！生活裡都是肩上的文明，一種隱形的制度，往我的童年擴散，把左營做了分層。當孩子還不知道肩上的意義，我已學會辨識兵、士、尉、校、將，想像肩章後井然的君臣秩序。

觀察肩章成了我的童趣，也是阿崇的童趣。

阿崇是眷村小孩，國語講得非常標準，常代表班上參加朗讀比賽。我認識他是在某年夏季，我媽送我到廊後街參加國語日報社辦的兒童寫作班。那時對他的印象就是搭肩。他習慣以搭肩和人招呼；不然就是握拳，重重捶你肩膀一下。肩，在阿崇的字典裡，有那麼一點「聯繫」的意味，藉著肩與人靠近，並肩合作，劃分盟國，定義立場。

肩是外貌陽剛、內裡善感的部位。肩的背後其實有個「依靠」的面目。在以肩打交道的動作裡，透露了一個訊息：關於一個支點的釋放，讓人握扶、獲力、療癒，在社群裡尋找庇蔭，理直氣壯。

阿崇對肩的啟蒙比我更早，他爸是職業軍人，從小就看著爸肩上汰換不止的徽章。記得有一次，他爸載我和他進營區，他很得意地向我預告：將有很多人向他敬禮。果真一路上，軍人見他爸肩上的梅花總會敬禮，尊榮無比。

阿崇曾帶我到他家，那是一間庭院平房，種石斛蘭與羊齒蕨，養一隻不具攻擊性的拉布

拉多。他家的晾衣方式很特別，喜歡將衣物攤曬在矮牆上，就連內衣褲也放膽垂放，好像要告訴路人：我不花稍，由外而內都正襟危坐，衣襟裡是純綿與純白，偶爾是出格的性感三角。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廳櫥窗內一整排徽章與獎牌。

後來一次作文課裡，老師要我們寫「我的志願」，阿崇說：「長大後希望肩上有五顆星。」

多麼無懼的口氣！

在作文班待了兩個月，我就離開了。因為越區到城裡就讀，我很少再碰到阿崇。每日上下班尖峰時刻，我總在走走停停的通勤公車上，觀望左營大路機車騎士攢動的肩。偶爾，就是兩枚肩章，混在車陣中，淹沒於瘴氣與廢煙裡，逐漸離去。

高中時我認識一位教官，他常在傍晚體育課換上短褲慢跑或打球。累了，就和我們坐在籃球場上，聊兵役，也聊他的軍校故事。

教官曾說，以前在軍校，某天為了隔日的上級視察，全班漏夜粉刷新牆、改造花園。翌日，大家列隊迎接長官，赫然發現不只自己連上換裝，整片營區都換裝，印象最深的是營區路

上竟多了幾棵行道樹。上級走後，那幾棵樹瞬間蒸發，宛如海市蜃樓。

「一切都是假的，只有作假是真的。以後你們當兵就知道，在軍中沒人管你唸什麼高中，只管你肩上有什麼。」他笑笑回想著。

漸漸地，我知道肩上有主權、有氣焰、有支配，藉著其上符號，使人頤指氣使、趾高氣揚，也讓人躬身哈腰、揮汗勞動。

然而出走營區，或退役老去，這些肩上的光榮似乎也隨即淡了。肩上存在著兩座世界。

我曾在公車上，遇見重聽的榮民伯伯攔車問路。或許是鄉音濁重，司機聽煩了，也厭倦解釋，車門怦然關上，揚長而去。我從車窗望著他，立在街頭，眼神迷茫不發一語。我不清楚他參與的戰役、歷經的榮辱、肩上有過的徽章，而就算清楚了，那些都已成過去。

肩，有時帶著那麼一點與世切割的自得其樂，和荒涼。一場隨時結束的遊戲。

「我簽下去了，會去考軍官。」阿崇說。

那是好幾年過後，一個冬日傍晚，我在麥當勞巧遇阿崇和他女友。這才知道，阿崇高中畢業後，在一所私立大學唸機械。不久服役，受了士官訓，然後打算轉成志願役。

那時他理著平頭，肩膀寬闊，眼神森亮，更像個男人了。

我和他小聊，他說了不少帶兵的瑣事。我發現阿崇其實很在意新兵是否對他敬禮，只要稍微忽略了禮節，就會被他盯上。

然而肩章生活似乎沒讓他過得真實開心，更多高階、刺眼的肩章環伺著他、抑制著他。他說到一些軍中的官僚文化，很多禮節出於制度，服從出於利益，生活裡充滿著應付、奉承與暗鬥。阿崇雖看似老練，裡頭仍有一些稜稜角角的堅持，他厭惡服從操守骯髒的長官，於是在密閉的體制下，孤單地對立、力薄地抗爭著。

後來，我輾轉從朋友口中得知，阿崇父親早在多年前退伍。之後經營一間小吃店，供顧客歡唱卡拉OK、小酌、小賭。但也因此，勿交損友，染上簽賭，開始欠債。

●

不久，我服役了。

因為考過預官又抽到海巡籤，我的肩章很特別，四顆星、一橫線，行話稱「一線四」，代表士官長或少尉的位階。

當肩章撥下時，我愣著雙肩八顆星，有種一級上將的幻覺。這八顆星是立體的，漆以金黃，炯炯發光。我把制服燙得平整，摺線分明，皮鞋油亮，感覺有風。

有次出外勤，行過計程車前，無意間聽見司機們的交談：「這少年四顆星！」我暗爽著。

可是任官不久，我就對這肩上游戲感到無趣。

某次，一梯新兵下部隊。某上士帶著那麼一點惡整的意味，命令新兵集合，限時將黃埔包內的行李悉數倒出，再裝入，再倒出，再裝入……。就在第三個週期時，一位新兵放棄底線，爆發了，開始捶打自己，口裡唸著：「我沒用！我沒用！」後來動員七名弟兄才將他制伏。

「交給你，你是軍官要處理。」
這是四顆星的代價。

這名新兵被打了鎮靜劑，熟睡。醒來時，除了談吐生嫩溫吞，一切正常。我和他晤談一會。他叫河豚，剛滿十九歲，職校肄業，單親家庭。

隔天，我在路上遇見河豚，他舉起雙手，在頭部比出兔耳朵的動作，緊接著頭側一邊，微笑，定格，帶著日系少女的那種撒嬌。

天啊，這是營區，怎麼會有這種兵？我心想。
很快地，河豚就被排副修理，要他戒掉那些俏皮的動作。

每天晚上放風時間，總有幾位弟兄來醫務所和我哈啦打屁。有次，河豚也來了，大家聊得盡興，沒人搭理他，於是他就地模仿貓，那叫聲、那慵懶、那搔癢，彷彿前世是貓。然後，他竟模仿貓伸爪，刮了我的背。

他的行為讓我費解。之後，為了販賣機的吃錢、士官長的一句惡言，河豚在營區上演幾次情緒失控。奉上級指示，我帶他去軍醫院。

精神科醫師要我談河豚的軍中狀況，說著說著，我不經意說出「裝可愛」。醫師說他心智不成熟，適應障礙。

「你為什麼說我裝可愛？」回營途中，河豚醒來似的，認真對我說。

我愣住了。似乎，他那看似幼稚的舉動，都是裝出來的，是他討好、化解陽剛的方式。我開始覺得他不單純，似乎能意識到什麼，或帶著什麼目的。

失控，失控，不如己意就失控。上級擔心他自殺，指示我送他住院。接下來幾個月，河豚都在醫院當兵。

「老是住院，要住到什麼時候？住到退伍嗎？當兵是來休息的嗎？」弟兄抗議著。當河豚出院回營，弟兄們於是挾怨報復，然後河豚又失控，無結局地循環著。

漸漸地，我對河豚感到疲倦，他太不真實了。就在此時，一位和河豚同梯的小軒也出了異樣。

那陣子電視流行一段肯德基廣告：男子因吃到的炸雞不是肯德基的，要任性坐在地上，哭嚷著：「這不是肯德基，這不是肯德基。」小軒的動作就如此。有次集合，被班長指責了，當眾坐臥地上跺腳，手揮撥著，如三歲小孩。

「再假死，你試試看！」有人看不下去，不斷在他耳邊煽風點火，於是他又爆發。是發作嗎？還是偽裝？許多弟兄認定是演戲。但如此不計形象的演出，是需要膽量的，把捍守的最後尺度全然鬆懈。

「他被附身了。不是裝的。」在一次晤談中，小軒從事神壇工作的父親說。他自稱能與靈界溝通，當來營了解狀況後，斷言小軒前世得罪此區神明，希望申請調撥單位。不成，又透過議員，施壓總局介入。

總不能以怪力亂神為由，發文上級請求調撥單位吧！我看著那四顆星，感到無計可施。

終於，我退伍了。卸下肩上這些星，墜入真實人間，突然感到輕盈。肩是人生如此虛幻，為期十一個月，如霧，如露，轉眼散發。即使如此，穿行左營街道，對於軍服穿著者，我還是習慣瞄一眼。每一槓、每一勾，都有自己的故事。

有天，我經過阿崇家，門外晾著軍服，驚見衣肩出現一槓。我知道，他升為少尉了！此後，每當路過他家，我會特別留意軍服的晾曬。

幾個月後，某次路過他家，赫然發現已是兩槓，中尉軍官。我彷彿從他的衣肩找到時

序，看見春秋更替，展開一種人生速度。

直到一段時間過後，我在飲料店再次遇見阿崇。這些年來，他的皮膚變粗糙、額紋增加、髮線退後了。老化速度比我預期的多。

阿崇的話卻變少了。

那天他簡單和我提到他父親最近二度中風，左側徹底癱了，手舉不來，腳抬不起。等會得去醫院探視父親，傍晚前再趕回營區。我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，因為他向來都是剛強、挺出肩讓人靠的模樣。

我突然想起他父親曾經閃著梅花的肩，如今卻塌了。

「謝謝關心。」阿崇說完，拎著一件剛熨好的軍服，跨上機車，便陷入車陣中。

盯著軍服上靜靜的那兩槓，漸小漸模糊。我不清楚那些空白的日子裡，阿崇是怎樣地過日？他是否仍像小時候，嚮往掛上肩章的意氣風發？或是重複著初任士官時，以肩章擷取權勢，管轄菜兵的小小優越感？又或者，他其實不想從軍，但為了生活，必須以肩撐出什麼，或扛起家裡的什麼。在虛無的肩章下，面對最真實的人生。

我祝福他。或許歲月會粉飾一切，他那雙架在虛實之上的肩，有天，便更能承載人生的重量了。

肩膀的符碼

焦桐

〈肩的虛構與紀實〉藉描寫肩膀，思索肩膀的相關意義，包括軍人肩章的階級意識、打招呼的部位，以及成為聯繫和依靠的符碼；一開始說：「肩是人體最像小說的部位，有著興盛或衰壞的敘事」，有效點明主旨，同時觀照形象與抽象的意義。

本文主要敘述阿崇，中間穿插較多河豚的故事，結構上略顯不夠結實。

「左營是一個多麼有『肩膀』的地方」，是饒有趣味的隱喻，不僅烘托這個海軍軍營所在地的風貌，更暗示軍人的貢獻，「那是一雙雙肩膀，歷經踏步與答數，和時月磨合的榮光」。有故事，有哲思，對退伍老榮民有深沈的同情。

感情含蓄，批判軍中的官僚文化也顯得溫柔敦厚，效刷淡了可能的憤懣、咆哮情緒，兼具知性與感性之美。

黃信恩



得獎感言

很開心這篇作品能獲獎，對我來說，這是縣市合併後給自己的一則紀錄。能和大家一起以文字編織高雄的文學地圖，值得紀念，也值得珍藏。謝謝文化局的用心。今年也向文化局提出書寫高雄寫作計畫，希望未來能多為高雄寫點什麼，畢竟這是陪我成長、度過寫作時歲的城啊！

簡介

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，現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醫師。散文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，並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、天下散文選。著有散文集《游牧醫師》。